



【人生随想】

# 即使你没去过卡萨布兰卡



□肖复兴

卡萨布兰卡，是一个地名，是一部电影的名字，也是一首歌曲的名字。可以说，是这部电影和这首歌曲，让这个地名出名。

如今视频发达，将电影里的镜头和歌曲混剪在一起，倒也很搭。特别是英格丽·褒曼那忧郁深情的眼神，简直是歌手贝蒂·希金斯的歌声最完美生动而形象的延伸，将听觉和视觉合二为一，交错迭现，水乳交融，那样的温婉动人。

贝蒂·希金斯曾经来过中国，特别是听他和我国女歌手金池合唱的《卡萨布兰卡》，更让我感动。乐队的打击乐减弱了些音量，贝蒂·希金斯唱得更加节制，副歌无歌词吟唱部分，金池唱得美轮美奂。最后一句两人天衣无缝、细致入微的和声，比原本贝蒂单人唱得更加美妙动听，韵味十足。

多年之前，我头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，只记住了其中两句歌词。一句是“难忘那一次次的亲吻，在卡萨布兰卡；但那一切成追忆，时过境迁”，一句是“我没有去过卡萨布兰卡”。这两句歌词镶嵌在同一首歌里，有些悖论的意思。这当然有贝蒂自己恋爱的经历和想象，但在我第一次听来，只是觉得，没有去过卡萨布兰卡，却在那里有一次次的亲吻，而且还很难忘，这怎么可能？

但是，生活中不可能的事情，在歌声里变成了可能。歌声以及一切艺术，可以有这样出神入化的神奇功能，产生这样的化学反应，帮助你逃离现实中不尽如人意的生活，而进入你想象的另一个世界，哪怕你只是在做想入非非的白日梦。于是，你没有去过卡萨布兰卡，却可以在那里有一次次的亲吻，而且比在北京、上海还要刻骨铭心，很难忘怀。

时空的错位，现实中的幻觉，恰恰是回忆中的感情尤其是爱情的一种倒影，或者说是一种镜像。所谓时过境迁的感觉与想象，以及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”的怀旧与伤感，才会由此而生。犹如水蒸发成气而后为云，又由云变为雨，纵使依然洒落你的肩头，清冽湿润如旧，却不再是当年的雨水。这便是与生活不尽相同或生活中完



全没有的艺术的魅力。艺术，从来不等同于生活。它只是生活升腾后的幻影，让你觉得还有一种比你眼前的真实生活更美好，或更让你留恋、怀念和向往而值得过下去的生活。

很多时候，我们都会在心里突然萌生这样的由时空错位而产生的幻觉和情感。这种幻觉和情感帮助我们接近艺术，而让单调苍白的生活变得有一些色彩和滋味。我们会在看到某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的时候，忽然想起曾经走过或曾经与爱人相爱过的地方，特别是曾经相爱的人已经天各一方，音讯杳无，这种感觉更会如烟泛起，弥漫心头，惆怅不已。

记得我和女同学第一次偷偷约会，是我读高一那年的春天，在靠近长安街正义路的街心花园。那里原来是一道御河，河水从天安门前的金水河迤逦淌来。这里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建成的第一个街心公园，新栽的花木，一片绿意葱茏，清新而芬芳。特别是身边的黄色蔷薇，开得那样灿烂。我们就坐在蔷薇花丛旁，坐了那么久，天马行空，聊了很久，从下午一直到晚霞飘落，洒满蔷薇花丛。具体聊的什么内容，都已经忘记了，但身边的那一丛黄色蔷薇花，却总怒放在记忆里。

时过将近六十年，前几天到天坛公园，在北门前看到一丛黄蔷薇正在怒放，忽然停住了脚步，望着那丛明黄如金的蔷薇，望了很久，一下子便想到了那年春天正义路街心花园的约会。“一切成追忆，时过境迁”，《卡萨布兰卡》的旋律弥漫心头。

很多年以前，我第一次去莫斯科，住下之后，迫不及待地先跑到红场，因为这是我年轻时最向往的地方。已经是晚上近8点了，红场上依然阳光灿烂，克里姆林宫那样明亮辉煌。不禁想起当年在北大荒插队时写过的诗句：要把克里姆林宫的红灯重新点亮，要把红旗插遍世界的每一个地方！不觉哑然失笑。就像歌里唱过的一样，“我没有去过卡萨布兰卡”，那时，我也没有去过克里姆林宫，却不妨碍我一次次激情澎湃，梦想着登上克里姆林宫的宫顶，然后朝着沉沉黑暗的夜空，点亮它的每一盏红灯。

那一天，真的来到了莫斯科，一切都是那么陌生，又那么熟悉；一切似曾相识，又似是而非。一直到很晚，才看见夜幕缓缓在红场上垂落，克里姆林宫的红灯才开始随着蹦上夜空的星星一起闪烁。“一切成追忆，时过境迁”，《卡萨布兰卡》的旋律弥漫心头。

很多回忆，不尽是亲吻；很多感情，不尽是美好。甜蜜也好，苦涩也罢；美好也好，痛苦也罢；自得也好，自责也罢，时过境迁之后，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切，才会水落石出一般清晰地显现。这时候的追忆，如果真的有了些许的价值，恐怕都是时空错位的幻觉和想象的结果。而这样的幻觉和想象，恰恰是艺术的作为。一部电影，一首歌曲，便超出了它们自身。你和它们似是而非，它们却魂灵附身于你，为你遥远的记忆和远逝的情感点石成金，化作一幅画、一首诗、一支曼妙无比的歌。

即使你根本没有去过卡萨布兰卡。



□戴永夏

今年仲春时节，老友王均镇从桃乡岱崮打来电话，邀我再去观赏桃花，我听了自然高兴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我未能如愿成行，心中有些怅然。不过，我对桃花的一些美好记忆却涌现出来，在眼前幻化出一片艳丽世界。

对于桃花，我自幼就很熟悉。记得童年在故乡，村头有一片桃树林。春天一到，桃花盛开，树树繁花红的似火，粉的像霞，秾艳热烈，娇美无比。每到此时，我们这些孩子便结伴跑进桃树林中，看紫燕在花树间穿梭，观蝴蝶在花丛中起舞，听蜜蜂在花香里吟唱……桃花飘落时，我们又沿着落花，玩抛花球、散花雨、捉迷藏等游戏。累了，就一头倒在松松软软、香气扑鼻的花毯上，仰面朝天，看那飘曳的彩云是如何一会儿变马，一会儿变狮，一会儿又变出一树红艳艳的桃花来。

正因有童年的美好印象，此后我对桃花也格外关注。当知识的视野在阅读中进一步打开后，我惊喜地发现，古人对桃花也钟爱有加。他们还以多种方式，对桃花进行讴歌和赞美。

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，就有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等赞美桃花的佳句。以后历朝历代，都有很多颂扬桃花的诗篇。有的描写桃花的娇艳：“满树和娇烂漫红，万枝丹彩灼春融。何当结作千年实，将示人间造化工。”（唐·吴融《桃花》）；有的赞美桃花的风姿：“再游巫峡知何日，总是秦人说向谁。长忆小楼风月夜，红栏干上两三枝。”（唐·白居易《寄题忠州小楼桃花》）；有的把桃花比做美人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（唐·崔护《题都城南庄》）。写桃花写得最为传神的，当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桃花》一诗：“千朵秾芳倚树斜，一枝枝缀乱云霞。凭君莫厌临风看，占断春光是此花。”诗中描绘盛开的桃花色胜云霞，锦绣成堆，远远看去，满树重葩叠萼，仿佛要把树枝压弯。在骀荡的春风里，欣赏着娇艳的花色，让人觉得明媚的春光都被桃花独占了。

人们喜爱桃花，还把桃花视作美的象征。当年唐明皇就很看重桃花美的价值。有一年仲春，他带着杨贵妃到御花园赏花，见园中一棵千叶桃花正在盛开，便说：“不独萱草忘忧，此花亦能销恨。”他摘了一朵桃花，插在杨贵妃的宝冠上说：“此花尤能助娇态也。”从这些风流小事，足见桃花在唐明皇心中所占的位置。他对桃花的评价不但中肯，也给桃花的娇

艳之美增添几分浪漫色彩。

在古人的心目中，桃花也是理想的化身，在它身上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晋代人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中就描绘了一个桃花烂漫的美好世界：“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”在这个桃花源中，“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种作，男女衣着，悉如外人。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。”显然，这美丽的桃花源承载着作者对安宁和谐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而这，也正是广大百姓的美好心愿。

不过，“纸上得来终觉浅”。书中的桃花虽然美丽，但隔着历史的苍烟，总不如现实中的亲切。特别是当我观赏了桃乡岱崮的万亩桃花后，对桃花更加刮目相看。

岱崮是山东蒙阴的一个乡镇，素有“桃乡”之称和“天下第一崮乡”“中华蜜桃第一镇”的美誉。境内，群崮连绵、桃林成片。每年4月中旬桃花盛开时，万亩桃林繁花似锦，一望无际，汇成一片蔚为壮观的粉红色海洋。当地政府每年都要举办规模盛大的桃花节，邀请中外宾客前来观赏桃花。我就是在几年前的桃花节期间圆了赏花梦。

那天上午，在桃花节开幕式结束后，我们便向着万亩桃林进发。车子行驶在山间公路上，路边已经红得醉人的桃树不时地掠过车窗，频频向我们展示它的娇艳。车子越往前行，山越高，谷越深，桃树越密。不知不觉间，我们已置身于花海之中，穿行于花浪深处。抬眼望，但见漫山遍野，高高低低，层层叠叠，尽是盛开的桃花，远看如云霞飘飞，近看似锦茵平铺。置身其中，恰如进入仙境，眼花缭乱中，心儿也有些沉醉……唐代诗人陆希声在《桃花谷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君阳山下足春风，满谷仙桃照水红。何必武陵源上去，涧边好过落花中。”此情此景，正应了诗人所言。在这无边的花海中畅游，浴着春风，赏着桃红，远胜于躲进武陵源的“世外桃源”中，品尝那与世隔绝的“幸福”。

有了上次的美好印象，这次未能参加桃花节，我深以为憾。朋友老王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，打电话宽慰我说：“放心吧，明年的桃花节还要举办，那时桃花会开得更美，秋天的蜜桃也会获更大丰收！”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。当地政府大力发展蜜桃经济，岱崮的桃林也正在进一步扩大和发展。

我期待着，明年再去岱崮赏桃花。